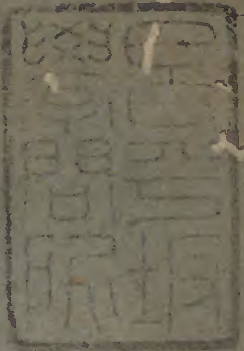


林子

四十



二十止

二〇冊	二架	九二函	二七四三號	漢書門類
-----	----	-----	-------	------

三〇七函	二架	二七四三號	漢書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0 (20)
函號	307 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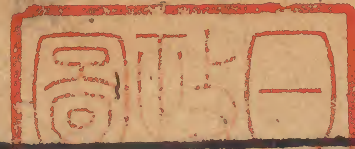


書寤言錄卷端

淺草文庫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世人類以卓子為仙。余亦未敢即
以為然。然卓子不識字。既能詩。又
善草書。無尺寸之帛。所衣之衣服。
下。即為旁人持去。無升斗之儲。人
或邀之。而少拂其意。雖瓊筵珍羞。



亦不願往。無分釐之資。每得於人者。輒以施人。少小時。雖寒甚。必露宿於石頭上。只着黑麻布裙。又背加青紗帕子。履霜赤脚。更無他衣。及長。雖衣重綿。每霜天。必浴於溪。又飲水十數甌。曰。漂我紫金丹也。是亦人中之奇矣。今卓子厭世。

而去。余摘其遺言。拾其遺詩。而梓之。總命之曰寤言錄。亦無忘其一二年間。與之雲棲霞處。搜祕討奇也。卓子六歲喪父。八歲喪母。無所資藉。而丐乞於道。時人咸以其能神算。又知未來事。爭迎食之。遂大顯名於時。當道貴人。枉臨求見者。

甚衆。卓子必與之分庭。迭賓主。當道貴人亦以其能不屈。愈加敬愛。其為時流所尊禮如此。卓子蓬頭不梳。余每勸之冠。後亦冠唐巾。足跣不洗。余每勸之履。後亦履道鞋。又不復有伉儷之志。余每勸之昏。不答也。後亦竟不昏。歲值中元。輒

具牲醴以祀其父若母。登高而望之。長跪揮淚。能不忘其本之所自出也。自號為無山子。人或呼為仙子。或呼為小仙。或呼為上陽子。我莆之前渚林人也。名晚春。

寤言錄卷上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全著

林生問道。上陽子曰。始中終。何謂始。上陽子
曰。始者。陽也。作也。何謂中。上陽子曰。中者。關
也。變也。何謂終。上陽子曰。終者。陰也。生也。林
生尚猶未達。子谷子乃言曰。由始而中。由中
而終。所謂一貫也。始者。初竅也。始而中者。四
竅也。始而終者。七竅也。知四竅則為賢人。知

七竅則為聖人。以陽投陰則能作。以陰受陽則能生。以關通陽則能變。陽以作之。陰以生之。關以變之。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上陽子曰。地之廣。極北一萬二千里。極南一萬二千里。極東八千里。極西八千里。中一萬二千里。中之外。外之中。各二萬四千里。

子谷子曰。南北各一萬二千里。而東西各八千里者。何也。象人之身也。

上陽子曰。地之廣。自北距南。八萬四千里。一萬二千里為南。屬火。一萬二千里為北。屬水。南之土。二萬六千里。北之土。二萬二千里。土之中。一萬二千里。

子谷子曰。南土二萬六千里。北土二萬二千里。語其初也。若言地之定位。南北二土。各二萬四千里。土之中一萬二千里者。所謂中國也。人之神宮。亦一寸二分。知吾身則知天地矣。故中國為地之極。神宮為人之極。

林生問日之烏。月之兔。上陽子曰。此卯酉之

說也。林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日有真陰。故
鳥居日之宮。月有真陽。故兔居月之宮。此聖
人之設象也。

黃生問飛物何為卵生。上陽子曰。無土。黃生
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天生物。地成之。飛物不
屬於地。而得天之氣為多。故卵生。氣散為水。
水族亦卵生。黃生問曰。飛物何為而飛。走物
何為而走。子谷子曰。火炎上。鳥屬火。故憑虛
而飛。水潤下。獸屬水。故緣地而走。黃生又問

曰。飛物能自卵者。何也。子谷子曰。火之氣。能
融物而成之。故自卵。水者。氣之散也。故不能
自胎。黃生又問曰。水族亦自卵者。又何也。子
谷子曰。魚處水中。其性屬火。魚之浮。即鳥之
飛也。魚不見水。而忘乎水。即鳥不見氣。而忘
乎氣也。吾嘗即卵字而觀之。卵字增點成卵
字。猶女字增點成母字。蓋卵者兔也。兔者月
也。月者陰也。故陰能自卵。得陽而雛全矣。黃
生起而歎曰。上陽子無土之論。子谷子水火

之說。微乎微乎。

上陽子曰。念者。二其心也。

子谷子曰。念字從人從二從心。心由性生。故性字從生從心。聖人且忘其心矣。安有所謂念。故心無其心。乃為真心。念無其念。乃為真念。

江生問火。上陽子曰。其內黑也。子谷子曰。烏者。日中之真陰也。

江生問水。上陽子曰。其內明也。子谷子曰。兔者。月中之真陽也。

上陽子曰。上下方寸。合和之原也。

子谷子曰。陰陽交。則始終之理備矣。

王生問神宮氣府。上陽子曰。玄牝一竅。深一寸二分。外八分為氣府。內四分為神宮。又問。子谷子曰。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者。乃真穴也。

上陽子曰。初採藥時。須天人相合。

子谷子曰。黍米離大海。人身之子時也。

上陽子曰。火之餘毒生虎狼。

子谷子曰。虎狼之文。火之賁也。虎狼之性。火之烈也。

上陽子曰。北斗。天地之陰也。南斗。天地之陽也。

子谷子曰。非陽則天地無以為始。非陰則天地無以為終。以南就北。以始合終。以陽交陰。此天地之所以長久而不壞也。學者知斗柄之理。亦不異於天地矣。

上陽子曰。日者。天之神也。

子谷子曰。天之神在日。人之神在心。夜則目浴於海。睡則心藏於腎。

來生問身中陰陽之交。上陽子曰。南夫而北妻也。來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萬物始於北。陰陽交則五行合矣。

黃生問人身之極。上陽子曰。貫兮在此。還兮在此。合兮在此。一兮在此。而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者。亦不離此。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

惟貫乃還。惟合乃一。此其所以生生而不窮也。故曰得其一而萬事畢。

陸生問水之源。上陽子曰。始之者崑崙。洩之者黃河也。子谷子曰。其洩之者在黃河。其不洩之者亦在黃河也。

秦生問天。上陽子曰。人跡不到之謂天。子谷子曰。譬人在霧中。近不見霧。去而還視。則頃所立之地皆霧也。人在氣中。目所窮處。即呼曰天。非知天也。故天之下即地。地之上即天。

矣。

張生問神。上陽子曰。以神字而細玩之。可知神之妙用。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神字從中從示。示古神祇字。中一畫者。一貫也。得其一而貫之。則謂之聖。不可知之神人矣。

上陽子曰。男子取水中之元神歸之土釜。女子取火中之元神歸之土釜。

子谷子曰。月得日而始明。日得月而益耀。吾身之水火。腹中之夫妻也。

凌生問節財之道。上陽子曰。藏兵於農。節財之道也。子谷子曰。古者兵無常數。無事則兵皆農也。有急則農皆兵也。後世兵有定名。無事則聚兵而食之。有急則徵農而用之。嗚呼。兵聚而食之。固非節財之道也。苟或有卒然之變。則凡平時之所以列之行伍者。不及其數之半。亦且老弱羸疾。此國家之所以多亂也。

上陽子曰。鼻有二根。通於玄牝。

子谷子曰。左根大則火上騰。右根大則水下漏。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者。此也。

盛生問何以賑民之窮。上陽子曰。井田廢而民窮也。

上陽子曰。覺則左根直。睡則右根直。

子谷子曰。左根直則神歸左。右根直則神歸右。神者。君也。氣者。臣也。精者。民也。君居其宮。則臣民隨之。

皮生問人君之所以治天下。上陽子曰。愚子

谷子曰。智者。智之小也。愚者。智之大也。太古之君。愚。故其民質而朴。後世之君。智。故其民疑而詐。

吳生問女懷胎的處。上陽子曰。中神左氣右精。子谷子曰。與男合則生人。與火媾則胎。上陽子曰。以物照物。火外影。水內影。子谷子曰。火之氣外見。水之性中存。

上陽子曰。未時之末。一八之數。而精通矣。周生恠而問之。上陽子曰。古者三十而娶。近乎四八之期。今之世。不及二八之數。即能生育矣。子谷子曰。天地之氣漸微。而人身之氣易散矣。

張生問道。上陽子曰。中。又問。上陽子曰。無。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中者。有也。無者。無也。初有而終無也。

吳生問道。上陽子曰。無而有。有而無。子谷子曰。有有無無。則金丹之理盡矣。

秦生問道。上陽子曰。青山不動。秦生未達。子

谷子乃言曰。此示之始而秘其終也。

上陽子曰。君后合處時察左輔之消息。

子谷子曰。君者火也。后者水中之土。即終也。

左輔者。天一之本也。消息者。海底靈光。飛到

山頭。漸漸下金橋。過玉關。歸土釜。所謂返本

還原也。

王生問玄牝。上陽子曰。不離一中。子谷子曰。

此言中。即終也。尚書曰。允執厥中。

王生問聖。上陽子曰。聖有五。何謂五聖。上陽

子曰。天者。無聖也。老子者。虛聖也。堯舜周孔

者。化聖也。湯武者。賢聖也。神僊者。方聖也。子

谷子曰。無聖者。無聖而無不聖也。虛聖者。無

而有也。化聖者。虛而未盡虛也。賢聖者。不知

其終也。方聖者。遊方之外。非聖棄時。乃時棄

聖也。

費生問丹。上陽子曰。神者。丹也。何謂丹老。上

陽子曰。神足而久。其丹老也。子谷子曰。神凝

而丹成。功純而丹老。

宋生問海水。上陽子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水之淡者。餘氣爾。子谷子曰。以水投水。醜化為淡。則知淡者。醜之散也。

上陽子曰。金丹功足。漸漸上升。所謂變化不測也。

子谷子曰。自下田而中田。自中田而上田。上陽子曰。目者。心之門也。耳者。腎之門也。鼻者。玄之門也。口者。牝之門也。

子谷子曰。世人指口鼻為玄牝。謬之甚也。真土者。真人之呼吸處也。

上陽子曰。齒者。腎之發也。毛者。脾之發也。屠生問水中金。上陽子曰。肺有二根。須共通於左腎。子谷子曰。所謂母隱子胎也。欲得水

中金。當子時為之。

上陽子曰。午初。正大禹治水之時也。

上陽子曰。周以前。正當午時三四刻。戰國及秦。乃過四刻矣。

子谷子曰。過四刻。則屬之陰矣。

莊生問本來面目。上陽子曰。看回字便知之。
子谷子曰。內口者。外口之根也。注意虛無。散
而復聚。所謂回也。

徐生問事貴謀信乎。上陽子曰。天命人事。本
不相離。

上陽子曰。移西就北。假道於南。

子谷子曰。北者土也。西者水中金也。南者火
也。

蕭生問陽不用七而用九。陰不用八而用六
者何也。上陽子曰。合九與六者。十之有五也。
子谷子曰。易者。日月也。望則陰陽俱盛。故合
七與六者。退而十三也。合八與九者。進而十
七也。皆非天地之中數矣。

蕭生又問龍鳳。天地之瑞也。何龍多而鳳少。
上陽子曰。龍者。天地之精也。麟者。天地之氣
也。鳳者。天地之神也。子谷子曰。精清則能生
氣。氣滿則能生神。

王生問二方寸。上陽子曰。分之則為天地之

生聚之則為萬物之始。王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所謂兩者異。則真一之氣潛。兩者同。則真一之氣變也。

上陽子曰。男子神宮都是陰。而陽之根在西北。女子神宮都是陽。而陰之根在西北。子谷子曰。西北者。乾也。神宮者。猶坎離之中畫也。男子神宮之外。雖都是陽。非真陽也。女子神宮之外。雖都是陰。非真陰也。其陽其陰。其根甚微。

上陽子曰。男內八陰而一陽。女內八陽而一陰。

子谷子曰。男老真陽不盡不死。女老真陰不盡不死。

寤言錄卷中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仝著

張生問北橋所傳何事。上陽子曰。有六傳。何謂六傳。上陽子曰。一傳道。二傳漢高天授。三傳緩收項羽。四傳用蕭韓。五傳羽翼太子。六傳歸山。子谷子曰。進履之後。自了功德。非為韓也。

歐陽生問兵。上陽子曰。死者生之徒也。子谷

子曰。兵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呂生問五嶽。上陽子曰。崑崙山發脉三十六條。北九條。中五條。即中國之五嶽也。東七條。南八條。西七條。子谷子曰。即身中之三十六宮也。

上陽子曰。黃河中之深處。有五色石。軟如絲。子谷子曰。竅內之骨。黃河之五色石也。

上陽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在地之深處。與黃河之五色石。一直相連。

子谷子曰。崑崙之五色石。即天地之呼吸處也。而海之潮汐係之矣。

上陽子曰。天下之水五萬四百里。山二萬五千二百里。地八千四百里。

子谷子曰。人之一身。而血為多。精者。血之精也。液者。血之餘也。

上陽子曰。黃河之水。崑崙之髓也。

子谷子曰。髓竭精亡。而吾身之黃河。不可洩也。

上陽子曰。水發源於崑崙山者。亦三十六條。上陽子曰。黃河清為上。靜次之。走為下。

子谷子曰。清則聖人出。靜則四海安。走則天下亂。

上陽子曰。黃河而下。水之餘也。

子谷子曰。黃河者。精也。

上陽子曰。崑崙五色石。燥而天地壞矣。

子谷子曰。燥則精之精竭矣。

上陽子曰。崑崙者。玄也。黃河者。牝也。

子谷子曰。知玄牝。則知崑崙黃河。不在天地而在吾身矣。

上陽子曰。崑崙者。君也。黃河者。后也。東海者。

輔也。西海者。弼也。

子谷子曰。崑崙者。水之源也。黃河者。水之聚

也。輔居左而弼居右。

上陽子曰。天出五雲。地出美珠。華之散也。

子谷子曰。歛華就實。道之本也。

上陽子曰。天地不交。則水多。

子谷子曰。天地五百年一大交。將交而水反為氣。已交而氣散為水。山川出雲。水為氣也。天降時雨。氣為水也。

陳生問龜何列於四靈。上陽子曰。龜五百年其色玳瑁。千年其色白。三千年其色玉。輕如毛。浮於葉上而不沉。夜有晶光射入牛斗。子谷子曰。龜鶴一也。鶴不稱靈者。以鳳為之長也。

朱生問天有時而壞否。上陽子曰。天安能壞。故曰者陽也。日出而天地闢。朱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人之一身。譬之天也。而元神則日也。知元神之為日。則不異於天地。而為天上之神僊矣。

上陽子曰。山秀不生賢。而生玉。地恠不生才。而生寶。

楊生問理。上陽子曰。理者無也。子谷子曰。理散於物。無而有也。

上陽子曰。背者北也。宜溫而不宜寒。

子谷子曰。背字從北。從肉。肉之北也。於五行屬水。

趙生問。子候午前定息坐。上陽子曰。定在竅中而呼吸之。子候則入而駕。午前則出而散。子谷子曰。竅中之火者。內火也。呼吸者。外火也。駕。駕車也。散。散火也。

上陽子曰。知天地吾身之土。則太極立矣。子谷子曰。此北方之土也。

黃生問。天地何以開闢。上陽子曰。天氣自北而東。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轉北。陽氣至此。大盡。陰滿天地之中。學者先要窮吾身之終。若不窮吾身之終。安能知天地之始。子谷子曰。知吾身之終。則亦知吾身之始矣。天之初。無也。無而有。則氣生焉。有而質。則水生焉。質而凝。則五行具焉。及其至也。凝散為水。水復為氣。氣反於無。無無有有。天地之理盡於此矣。

潘生問。何謂中。上陽子曰。中者。庭也。子谷子

曰。庭者。土也。其色黃。

上陽子曰。虹者。雲之滯氣也。

上陽子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立極者。如年之十一月也。

子谷子曰。由潛龍勿用。至於飛龍在天。其陽純也。

上陽子曰。丹之濁者為天。清者為日。

子谷子曰。地者。陰也。天者。陰之陽也。日者。陽也。

上陽子曰。人之神。初細如毛。終則一身都是

神。天之神。初大如李。終則周天都是神。

子谷子曰。人身與天地。有大小而無異同。

張生問火候。上陽子曰。內火謂之陽火。外火謂之陰火。自子至午。以漸而出。自午至亥。以漸而入。張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出入即進退。進退即抽添。玄牝一竅。深一寸二分。子時進二分。至巳時出而在外。午時退二分。至亥時入而在內。妙在呼吸。不可強猜。

黃生問天有時而壞否。上陽子曰。天亦能壞。子時一陽始生。自子至寅。陽氣始全。自寅至午。陽氣始盛。自午至酉。陽氣漸微。自酉至亥。未。陽氣復生。黃生未達。子谷子曰。通乎晝夜。則天地之大晝夜可知矣。黃生問曰。上言不壞。此言壞者。何也。子谷子曰。天安能壞。顧陰陽消長者。何如耳。混沌之時。天之大夜也。開闢之後。天之大晝也。

黃生問人何生何死。上陽子曰。有上德之人。

有上智之人。有下德之人。何謂上德之人。上陽子曰。一點靈胎。注意不散。上德之人也。何謂上智之人。上陽子曰。散而復注。返本還源。上智之人也。何謂下德之人。上陽子曰。陽氣日索。陰濁日增。下德之人也。子谷子曰。長生者。自生。非天生之也。天死者。自死。非天死之也。上德之人。無為也。上智之人。有為也。王生問一陽來復。上陽子曰。少陽如少子。不宜驚動。否極初轉。直至大泰之時。可以放流。

子谷子曰。先生至日閉關者。以此也。

黃生問中。上陽子曰。人身無一中。天地無根本。黃生未達。子谷子乃言曰。中立而吾身之天地定位矣。生生之根。造化之本也。

黃生問行止。上陽子曰。凡事直待時來。行而從行。止而從止。

劉生問氣運。上陽子曰。三王五帝。上下同其心。三代以後。君民異其志。可知時之古今。氣之厚薄。子谷子曰。上古之時。聖人孩其民。三代以下。世主罔其下。

上陽子曰。赤子之時。外亂言。則出乎自然。知為無也。長則外無亂言。是出乎私心。知為有也。

子谷子曰。外雖亂言。其天全也。外無亂言。其精淫也。入藥鏡曰。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自醉。醉則外雖亂言。亦出於自然矣。

黃生問用入之道。上陽子曰。用人。須體常道。不可詭逆。若自詭逆。人心安能同樣。

黃生問天地人身上陽子曰天有四岳人有
肝心肺腎循環歸一水中天地之初也黃生
未達子谷子乃言曰天地之中岳人身之黃
庭也一點虛無注意不散則與天地合其德
矣。

黃生問一陽來復何以知之上陽子曰渺渺
茫茫從虛無中來非影非形半見半覺子谷
子曰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陽之復也
上陽子曰酉時水弱不能載舟

子谷子曰陽氣散而水無力也

上陽子曰無字當作○極字當作●

子谷子曰此制字法也○者極也○者無也
中一點者丹也丹落於○之中者無極而太
極也

上陽子曰天氣自北而南

子谷子曰南方之地變乎夷北方之地屬乎
狄亦異於古之時矣

上陽子曰今之時地氣已在平洋矣

子谷子曰。地氣初。山頂。次平洋。次水中。地理書言神僊擇地水中。用犀分水。此山氣溥。已趨於下矣。

沈生問鬼。上陽子曰。鬼者。自鬼也。子谷子曰。心者。陽也。鬼者。陰也。內挫其神。陽散而陰生矣。

翁生問萬物之所以生。上陽子曰。和也。子谷子曰。陰陽和也。不中不和。則天地安能位。萬物安能育。此致中致和之不可以已也。

朱生問崇有無。上陽子曰。崇者。邪也。邪從內發。子谷子曰。內邪作。則外邪興矣。

上陽子曰。西之終。北之始。山水之原也。

子谷子曰。水生於西。而盛於北。

上陽子曰。常人之心在目。聖人之心在下。覺時在上。

子谷子曰。外其心者。逐物也。心其心者。戒物也。伏其心者。忘物也。

上陽子曰。一日者。天地之一小周天也。一年

者。天地之一大周天也。

子谷子曰。周天者。始於北。而窮於西也。

上陽子曰。崑崙者。西北之分也。

子谷子曰。生於西而盛於北。水之源見矣。

車生問仙人抱琴何義。上陽子曰。陰陽五行

之和也。子谷子曰。此設象也。陰陽五行會於

焦尾。

上陽子曰。犀卯時向陽而交。一身陽氣都聚

在角。角有二根通於土。又性屬火。故能分水。

子谷子曰。土者。北方之土。猶人之終也。

上陽子曰。呼者。散也。吸者。藏也。

子谷子曰。春夏吸以入之。秋冬呼以出之。春

夏吸以降之。秋冬呼以升之。此則顛倒天地

也。

上陽子曰。○者。無也。名者。有也。

子谷子曰。所謂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

物之母也。

陳生問。荷葉捲珠。吉地也。不利於山家者。何

也。上陽子曰。時不利也。陳生曰。何謂也。上陽子曰。寅時利。卯時不利。日出而露晞也。上陽子曰。天不夜則不能晝。月不缺則不能盈。

子谷子曰。陰陽消長之機也。

仇生問七星劍何義。上陽子曰。以水制火。子谷子曰。北斗水也。

賀生問入園打坐。上陽子曰。其外靜也。子谷子曰。枯坐者。靜非靜也。應迹者。動亦靜也。

君子以動求靜。不以靜求靜。

莊生問養心。上陽子曰。聖人善種心。莊生曰。何謂也。上陽子曰。常人循枝葉而忘其根。聖人得其地而種其根也。子谷子曰。聖人心種於北方之土。故根本大而枝葉盛也。

寤言錄卷下

上陽子無山卓晚春

子谷子龍江林兆恩

全著

跣足二首

天上逍遙卓晚春。桃源深處老乾坤。倒騎黃鶴歸海上。脚帶青天幾片雲。

披衣兼跣足。開口笑王侯。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

霜天浴於天池滌

嘉靖癸丑正月望日昧爽。值霜天寒甚。西塔院僧如勗如山等。懇請小仙浴於天池。浴罷。飲水十七甌。次日又浴於南門河。飲水十八甌。朝來此溪中。沐浴不知寒。清霜與白水。漂我紫金丹。

金丹

大道金丹不在書。千言萬語總是虛。中間一點無人透。黃金屋裏有真珠。

呂真人

志氣昂昂星斗寒。腰懸一劍過南山。人道蓬萊萬里遠。我說桃源咫尺間。

白真人

天帝殿前一小仙。謫落人間弄玉蟾。長嘯武夷山下去。閑採空花點碧泉。

西湖

兩岸桃花倚然在。英雄一去幾時來。歌舞千

年流不斷。宋家明月照蒼苔。

畫梅自題

草筆寫懸崖。月明以為家。未見黃金彈。先吐
白玉花。

山中作二首

步入青山身轉悠。碧溪春水年年流。金谷不
如農夫樂。一度花開一度秋。
一片青山倚碧天。山頭不老幾千年。夜涼常
有神仙臥。月皎雲飛鶴嘯泉。

開簾見月

落花流水兩無情。流水落花幾度春。開簾惟
見庭前月。遙指明月作故人。

九曲山

前山後山九曲山。蓬萊仙子下人間。時人要
識中間寶。中間一粒紫金丹。

題自像

披衣散髮白雲留。盡在胷中細運遊。一片野
心天地闊。萬年松鶴樂悠悠。

贈龍江道人

龍江元是好秀才。今日相邀步玉臺。一心放去隨流水。不是道人做不來。

霞外

霞外風流二十年。落花流水任自然。月到中霄雲散盡。蓬萊一道碧連天。

齊戒

七日戒兮三日齊。白鶴遙從天上来。欲求一寸真精地。始知人世有天台。

海鶴

海鶴雙栖啄白雲。一輪明月照金尊。塵世不覺曾孫老。舊時燕子舊時春。

壽林蹇齋翁

今歲八十一。落霞滿山赤。流水向東溟。吾心自太極。

題僧巨文畫像

長老本無心。長老原有語。寄跡在人間。身與白雲侶。

廣化寺同吳分守宴飲作

三人共酌五壺酒。邂逅人間豪傑友。莫道陶
冶今不存。與君夜話頃刻久。

桃花

千古清風在。神仙去不回。山頭無一事。碧桃
花自開。

醉後作

昨日南山採綠霞。一溪春水漲丹砂。如今醉
酒忘歸去。洞口碧桃幾度花。

偶題五首

桃花向明月。不知今幾春。山頭無一事。天風
作故人。

飄然出雲中。野花溪頭開。萬里秋風夜。青霄
鶴未來。

秋雲山頭白。秋月海上皎。青天千萬里。無處
不逍遙。

海水山頭流。桃花幾迴春。逍遙雲外去。古今
一閑人。

歸去華山下。碧水流落花。山頭秋月白。神仙老故家。

答問

人人問小仙。小仙性氣顛。日日醺醺醉。醉倒不知天。

九鯉湖

道人來時江月曉。道人今去海山秋。不知何處吹玉笛。湖裏梅花空自流。

麥斜二首

雲鎖麥斜不見家。尋真洞口老烟霞。時人不識桃源路。西向天台問落花。

聞道麥斜有神仙。山頭丹竈知何年。跨鶴仙人今去後。樓閣空虛倚碧天。

黃鶴樓

上陽仙子去乘槎。深入天河不見家。鐵笛一聲亭前響。壺中八月放梅花。

洗脚

等閑洗脚步青雲。步入深山幾度春。且看桃

花隨水去。不知何處是乾坤。

園中草

今宵飲盡千輪月。千輪明月一口吞。時人不識園中草。死了紅花又再春。

秋月

雲外故人來相問。世間春到有桃花。三十六宮秋月白。仙人何處不還家。

春燕

燕子飛飛弄春晴。一年歸去一年新。山頭白

石依然在。桃花開口也笑人。

武夷

雲在山頭連碧天。水流山下幾千年。雲外洞天三十六。身在武夷第一天。

以上皆上陽子作

口占贈卓子

既蹠足。復蓬頭。獨立縹緲之飛樓。樓前紫烟生玉樹。駕鶴欲向蓬萊去。欲去却被白雲留。如今嘯傲在何處。亦居市。亦居山。茫茫超出

寒暑外。不在天地日月間。

無山閣

無山寄寥廓。上有一高閣。高閣崢嶸不可攀。歷歷仙侶。鶴髮童顏。逍遙對明月。揮手綠霞間。

贈送卓子雲遊

別我去兮鶴一隻。到處是家。天地為宅。一劍一琴。飄然羽客。

噫吁嚱歌

噫吁嚱。騎背兒。爾今尚憶騎背事。爾今無復騎背時。後母後父不復道。後母如母世所稀。高宗迪哲。孝已身危。吉甫賢者。伯奇見疑。爾父殊非高宗與吉甫。爾又不及孝已共伯奇。噫吁嚱。騎背兒。寒風淒淒凋桂枝。城頭暮鴉聲轉悲。掇蜂為崇母心烈。重怒為衣父不知。天地跼促。爾將安之。

壺中

驟紫鸞。駕赤虬。嘯入江雲抱日流。壺中一甲

子。人世幾春秋。

飲溪山草堂醉後走筆一首

君不見羲和駕日車。鞭策六龍欲安如。朝掛
扶桑枝。薄暮沒四海。一夕復一朝。萬古長不
改。人生閃爍如電光。昔時俊逸少年郎。今朝
雙鬢生秋霜。所以賢達人。相呼入醉鄉。蘭亭
曲水流玉觴。竹林七賢皆若狂。吁嗟乎。此人
之徒死已久。恩也千載而下。何人對酌花間
酒。

題蘭水圖贈別張履山歸秦和

君昔來兮。梅花嶺頭白。君今去兮。芳草岼邊
碧。君乃江右之逸人。余亦閩南之狂客。手持
青囊經。別我何所適。千里西風寒。飄翩鶴一
隻。時披蘭水圖。誰道江山隔。霞外若相思。浩
歌在巖石。

鐻笛

一聲鐻笛。獨立崔嵬。桃花春自開。仙人竟不
來。揮手霞外。駕鶴蓬萊。

題畫圖

吹玉笙。啖瑤棗。仙人飄翩凌海島。山如摧石
欲倒。駕鶴歸去蓬萊道。

族兄龍岡呼余為李白後身。走筆一首
恩也。落龜一蚩人。寄跡醉鄉三十春。敢云李
白是前身。對酒陶然。一酌一笑。三杯耳熱。狂
歌大叫。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有時笑傲華山
雲。有時騎鶴向天表。龍歸東海。虎伏西山。八
千功德何日了。

清源洞

遙望山頭白雲一片。攀烟蘿以直上。坐翠微
而長嘯。倒倒顛顛。冥冥杳杳。夜半一聲金雞
叫。滿輪明月海中皎。永謝世人。駕鶴天表。

黃鶴白鹿

誰與為儔。山中白鹿。誰與為駕。雲際黃鶴。大
舜云逝。王喬不作。鶴兮鹿兮。舍我安托。

飲柯山草堂分題得一色杏花圖走筆
一首

君不見上林紅杏初發花。春風灼灼艷流霞。
忽然秋氣肅天地。落葉飄零堪長嗟。人生不
得恒年少。有如頽陽餘西照。頽陽西沒朝復
東。塵世幾迴開口笑。不知洗耳有頽陽。安識
樹勳在廊廟。吾將拉巢由。排周召。憑雲控鶴。
臨風長嘯。

戲友人

到處不妨坐上眠。前身應識姓陳人。春風淡
蕩歸花柳。蝴蝶飛來太認真。

送何廣文

寂寂江城草結廬。澄心閑釣武陵魚。手持紫
氣純陽劍。口誦天文太史書。柳色漸看山外
綠。梅花欲向雨中踈。停杯借問今何適。遙指
羅浮駕玉車。

贈呂四梅

一梅東而白。一梅西而紅。一梅紅向西。一梅
白向東。四梅主人今何在。日日花前醉春風。

鬲州主人

何其清也。而况旨乎。一杯一杯。清夜云徂。層
霄散髮。赤脚酣呼。不辨主客。安知有吾。

以上皆子谷子作

言錄跋

上陽僊子八歲時。善計算。有神解。十四歲能
詩。一皆金丹妙訣。十六歲又善草書。勢如龍
蛇。真可謂不學而能生而知之也。或譏其頭
不梳。而僊子曰。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或
譏其脚不洗。而僊子曰。倒騎玄鶴歸海上。脚
帶青天幾片雲。視王公貴人如衆庶。即衆庶
中稍有風度者。樂與之往來。王肴珍羞之設。
必饜而去。弗之辭也。時人號為卓狂。而僊子

亦自稱為狂人云。乃若仲兄龍江道人。負竒才。有靈悟。四明章三洲公檠所刻林生文略。酷似漢人語。後為文務說理。不求工。詩尤長於長短句。逸韻飄蕩。類非烟火之徒所能及。近來棄舉子業。取百家書束之篋笥。不復談詩論文。乃陟山臨水。縱情為娛。與僊子結方外之遊。出入於通衢大都。或羣而笑之。或背而詈之。而道人自若也。時人遂呼為林顛。而道人亦以顛自號。凡有登門訪道者。僊子必

啓其端。而道人更詳其意。一日兆居。遂巡請教於烟花樓之觀。復齋僊子曰。日月。顧道人詳之。道人曰。日在月中。兆居又問。僊子曰。水。火。復顧道人詳之。道人曰。以水制火。兆居不達。道人曰。日者火也。月者水也。聖人之火在月。亦不熾。亦不滅。而其下者火在日。懼其熾也。最下者火在目。任其熾也。是僊子之所言者。惟道人能識之矣。然錄中秘語。兆居尚多不達。而得之道人之所酬答者。無非盡心知

性之學。天道天命之蘊。至於井田制兵之道。用人致治之方。誠用世之大要。處事之弘樞也。若夫所言與六經暗合者。尚數十條。削去不錄。其所存一二。亦以見古今人心之相為感通爾。付之梓人。以廣同志。

嘉靖辛亥季冬望日壺山林兆居撰

三峰先生



三峰先生。姓張。名君寶。字全一。生有異質。嘗
與人論議。二教等書。如決江河。其所雅言。專
以忠孝仁義勸世。發明

太祖高皇帝。遣三山高道。訪于四方。竟弗至。

太宗御極。遣使致書。曰真仙張三峰。足下。復命
禮科都給事中胡濙。通錄任一愚。岷州衛指揮
楊永吉。遍詣名山。訪求未獲。特勅正一孫
碧雲。於武當山建宮以候。天順中。贈為通微
顯化真人。錫之誥命。而侍立翠湖。乃先生高
弟也。有靈異。通紀傳。雙規歲抄。及他諸刻。皆
以三峯為三羊。誤矣。

玄歌

道情非是等閑情。既得玄微不可輕。先把事
情齊放下。聽我次第歌玄歌。未煉還丹先煉
性。未修大藥先修心。心靜自然丹信至。性清
然後藥苗生。藥苗生。雷聲隱隱震虛空。電光
爍處尋真理。風信來時覓本宗。豈曰風雷并
電爍。許多境界難盡言。若還到此休驚怕。穩
把元神守洞門。心身寂然俱不動。如貓捕鼠
又如鷹。許多境界雖非外。一點紅光是至真。

這些一點春意足。其間若有明牕塵。一點元
是先天藥。遠似葡萄。近似金。到此全然宜謹
慎。絲毫念起。喪天真。待他一點自歸。伏身中
造化。四時春。一片白雲香。一陣一番雨。過一
番新。終日綿綿如醉漢。悠悠只守洞中春。身
中陰氣都剝盡。變成純陽。不壞金。幾回氣絕
如小死。打成一片。號全真。至是洪名班列籍。
却宜人世積陰功。功成一日天書至。純陽出
現了真靈。斯言莫與非人說。漏泄天機霹靂

黃軫囑付仙童并道侶。不逢達者莫輕論。其中
句句通玄理。此真之外更無真。收拾錦囊牢
固閉。他日行功可印心。可印心。五十二句要
君尋。三峰若有虛花語。萬劫輪迴地獄中。

近得覽

三峰先生玄歌一章。復命梓氏標於玄譚之
上。然玄歌乃以修心煉性爲先。而所謂真
種本宗。陰剝陽純。住世累功者。是皆玄門
之漸教也。若玄譚則以外景無無爲至。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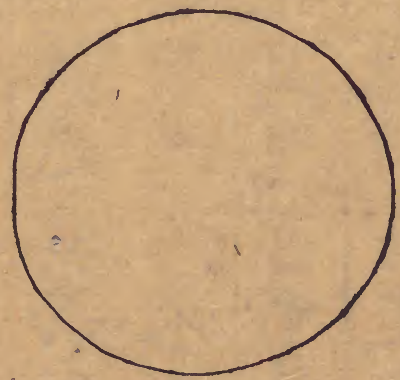
三峰先生
玄譚
所謂竅中之竅。長胎住息。紫金黑鐵者。不
謂玄門之極致乎。學者誠能比而觀之。則
天下之道無餘蘊矣。

玄譚

張三峰曰。夫道中而已矣。故儒曰執中。道曰
守中。釋曰空中。而其所謂中者。竅中之竅者
中也。予獨慨夫世人之不識中也。或求之九
宮之中。曰泥丸而不得也。或求之臍下一寸
二分。曰丹田而不得也。或求之心臍相去八
寸四分。而以中一寸二分為中。與夫兩腎之
間。前對臍輪而不得也。夫以有形求之。而皆
不能得也。乃復逆而度之。則曰闕曰玄關。此

三峰先生玄誦
曰玄牝。豈虛無之谷。而不可以有形求歟。夫以無形求之。而又不能得也。乃復逆而度之。則曰無而不著於無。有而不著於有。豈非有非無。而不在於有無間歟。智過顏閔。真難強猜。予今冒禁言之。寔非予之得已也。蓋以神仙降生於此時者衆。以救世也。或官矣。或士矣。農工商矣。道矣。釋矣。予故作此篇。以顛捩之。俾知救世。復返天上。而不墜落於塵寰間者。此予之心也。圖說如左。

釋氏外景



外景也者。外其身而虛空之。先了性也。

張三峰曰。釋氏了性。須要持齋。故太虛是我。先空其身。其身既空。天地亦空。天地既空。太空亦空。空無所空。乃是真空。
張三峰曰。無無乃出天外。虛空以體無無。

道 家 內 景



內景也者內
其身而胎息
之先了命也

張三峰曰胎息長息因胎住而竅中之竅
乃神仙長胎住息之真去處也然天地雖大
亦一胎也而日月之往來斗柄之旋轉者真
息也又不觀三氏之書乎易經曰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道德經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遺

教經曰制之一處無事不辦皆直指我之真
去處而言之所謂吾身一天地也然此真去
處也雖曰不依形而立而竅中之竅夫豈無
其形哉今乃借物以明之譬之人口然實其
中則張虛其中則弛而竅之能張能弛亦復
如是

張三峰曰起手時須先凝神入於竅中之竅
息息歸根而中實矣中實而胎長矣然神本
生於竅中之竅而寄體於心宮予嘗謂之元

是我家舊物。而復返於我家也。

張三峰曰。竅中之竅者。神室也。神室卽氣穴。氣穴卽中黃。蓋黃乃土之正色。而土意也。故坎之土戊。其意常在於離。離之土己。其意常在於坎。此其性情然也。而自有相投合之機矣。若能識其投合之機。而以意送之。神凝氣住。則自然結成一點金丹。至簡至易。而非有所於鑿也。此蓋以母之氣伏。子之氣而子母之氣相眷戀於竅中之竅矣。丹其有不成乎。

張三峰曰。神凝於竅中之竅者。譬之鷄子。而又口則包乎其外者。外竅也。凝神而入於竅中之竅焉者。卽鷄之雌。得雄之陽。兩意混合。而離全矣。

張三峰曰。又嘗譬人之陽物。然能剛能柔。能張能弛也。然謂之此竅也。竅非凡竅則可。而謂之此竅也。形無其形。則不可。

張三峰曰。神凝於竅中竅之中者。譬果子之仁也。竅中竅者。菓核中之兩片。以抱仁也。外

竅者。菓核也。

張三峰曰。始而採取吾身一點真汞。而歸於我之真去處者。內服也。丹名紫金。繼而太虛中。自然有一點真汞。以與內服紫金相為混合者。外服也。丹名黑鐵。故紫金者。陰丹也。以內服吾身之金精也。黑鐵者。陽丹也。以外服太虛中金精之性也。然金剛也。而鐵則金中之最剛者。黑鐵之丹。雖曰自外而來。然亦不可得而內外之也。

張三峰曰。內服而一坎一離者。一雌一雄也。外服而一金一鐵者。一雌一雄也。

張三峰曰。紫金黑鐵。渾然混合。蓋不特充塞於天地。而亦且不囿於天地焉者。乃真了命也。夫不囿於天地。則可以位乎天地。可以位乎天地。則可以育乎萬物。豈不以天地生生之真機在我。而為萬物之所造命者乎。黑鐵功用。則固若是其大矣。若徒內服紫金。直可以了了一身之命已爾。而命則終非其有也。

張三峰曰。虛空者。佛性之本原。出於自然者也。若黑鐵外丹。乃虛空中凝成一顆。而復返於虛空者。佛性之本原也。然外服黑鐵。全靠功行。功行未及。孰臻其極。故此黑鐵也。殆非聖師之所能傳與。亦非夫人之所能脩持。以少致其力也。

張三峰曰。十月火候。全在周天。周天運用。全在斗柄。斗柄建令。全在真息。

張三峰曰。火候之要。只在於時。時照顧。以烹以鎔。

張三峰曰。即月即日。即時即刻。都分得春夏秋冬。自然而然而然也。若能念念在茲。照顧不離。則自有旋轉真息。一降一升。而水火木金相為進退矣。

張三峰曰。火之功最大。蓋火之性能融物之真焉者也。故未得丹時。須藉火以凝之。又藉意以媒之。既得丹時。須藉火以養之。又藉意以調之。然火候微旨。槩自從古以來。而學道

先生 玄 九
之人少有知之者。要而言之。其穴有三。三者
惟當順適而利用之。太過則損之。不及則益
之。俾得中和。而無水乾火寒之病矣。此須口
授。非可筆之文詞間也。

張三峰曰。意到則息自內調。故周天運用。切
不可著意爲之。

張三峰曰。外服黑鐵臍帶。上時有異光。臍帶
者。命根也。亦能剛能柔。外服火候。當於此處。
節取寒溫消息。然意到亦能伸。而伸縮亦由

乎意也。

張三峰玄談已。乃復謂桃氏子曰。子之內服
紫金丹也。蓋十有餘歲矣。至於黑鐵之丹。真
古今之所希有也。子今既得之。而火候之說。
乃聖人之所深秘也。予既爲子詳之。子其勉
之。其所以爲我籲株。以俾復返於天上者。端
有賴于子。子其勉之。

萬曆九年夏四月三日弟子桃文羽傳梓

三教門人陳韶鳳重梓

三教主說彌勒尊佛寶經

我之身。非大也。我之身。充滿於法界矣。我之
腹。非大也。我之腹。包羅乎法界矣。我之身。充
滿於法界。我之身。小於其腹。我之腹。包羅乎
法界。我之腹。大於其身。我之身。抑又小矣。我
之身。充滿於毛髮。我之腹。抑又大矣。我之腹。
包羅乎虛空。虛空空也。而不空於天地。天地
不空也。而空於虛空。虛空空也。而不空於毛
髮。毛髮不空也。而空於虛空。虛空空也。天地也。

毛髮也。孰空也。孰不空也。孰空而空也。孰空而不空也。孰不空而空也。孰不空而不空也。孰空空而空也。孰空空而不空也。孰空不空而空也。孰空不空而不空也。孰不空空而空也。孰不空空而不空也。無空也。無不空也。無空空而空也。無空空而不空也。無不空空而空也。無不空空而不空也。然而

心。

我是開天都統行法大師。我自無始以來。一人而已。釋迦與我比肩。主極在我下方。我今現補釋迦佛位。龍華三會。普度人天。南無彌勒尊佛。

門人林 安命梓

三一教主說彌勒尊佛寶經

又何以謂之是空不空也。蓋只此不住。只此是空。是空不空。卽是真空。卽是真空。則五臟六腑空也。四肢百骸空也。八萬四千毛竅空也。天地空也。日月星辰雨風露雷空也。山川流峙昆蟲草木空也。五臟六腑空歟。五臟六腑不空而空也。四肢百骸空歟。四肢百骸不空而空也。八萬四千毛竅空歟。八萬四千毛竅不空而空也。天地空歟。天地不空而空也。日月星辰雨風露雷空歟。日月星辰雨風露

雷不空而空也。山川流峙。昆蟲草木。不空而空也。空也不可
得。而空之。不空也。不可得而空之。空也不可
得。而不空之。不空也。不可得而不空之。有
空也。有不空也。無空也。無不空也。有其空。斯
有不空矣。無其空。斯無不空矣。真言曰。彌勒尊佛
是我體。彌勒尊佛是我心。我體卽是彌勒體。
我心卽是彌勒心。我與彌勒無二體。我與彌
勒無二心。彌勒與我無二體。彌勒與我無二

三一教主夏午尼本體經

天地之內。天地之外。何處不是虛空。何處不
是神。何處不是氣。何處不是我。

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曾畫八卦易之始。
曾證涅槃了生死。曾爲九天大宗王。曾爲九
地大法主。珠在庫裏。諸佛議舉。帳飛月輪。倡
明三氏。豈其三氏必歸之儒。惟世間法。爲世
所需。能無深淺。道固不殊。入孝出弟。非近非
迂。鑿崑崙以爲竅。立太極以爲基。參兩儀以

本骨系
為材。列四象以為紀。金鐵混合。陰陽相符。烟
烟二珠。照耀六虛。既濟二尊。玉封而賓。法與
權俱得。百千億三身。移居太極前。復位無始
先。百萬人一人。能動百萬神。天曰天神。地曰
地祇。七萬神將。七十九萬神兵。赫赫其威。濯
濯其靈。常擁護圍繞我。

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天地效順。日月效
明。四時效序。鬼神效能。一發號令。若雷若霆。
如有天妖。地妖。人妖。物妖。山妖。水妖。禽妖。獸

妖。及諸依草附木一切之妖。孰不悚懼。孰不
戰兢。破膽裂形。碎為微塵。金身金身。三妙法
金身。百千億三金身。無氣之氣。不神之神。常
充滿乎法界。何處不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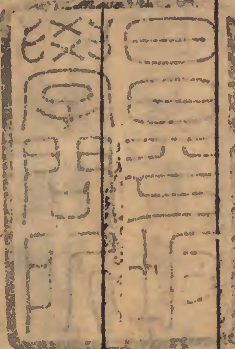
三一教主夏午尼之本體。何處不是我。
三一教主夏午尼之金身。

唵 金齒臨 玉齒臨 吽 吾奉

開天混虛無始至尊勅令

萬曆庚子歲夏端午日門人林 安命梓

本骨糸



三一教 壬午年 尾本體經終

